

### \*盧安達大屠殺的加害者和倖存者如何共存

18年前，盧安達經歷了一場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種族殺戮。18年後，財產歸還問題仍是嚴重社會衝突的根源。本文介紹幾個瑞士 NGO 如何在南部的胡耶(Huye)市，努力調解屠殺者和受害方的關係。

盧安達西南有著不計其數的丘陵，Cyendajuru 村就位於其中一座的頂峰上。這裡村民的興奮勁兒正在一點點累積，因為再過幾個小時，當地慶祝盧安達愛國陣線(Front patriotique rwandais)成立 25 週年的歡慶活動就要舉行。自 1994 年種族屠殺之後，盧安達愛國陣線一直保持該國執政黨的地位。

在村裡氣氛逐漸高漲時，幾個人正賣力地搭建著一個帳篷。這是為了迎接慶典嘉賓，他們是來參加另一個即將在市政大廳舉行的會議。在瑞士非政府組織 Eirene Suisse 的支持下，「弱小及無辜者協會」(Association Modeste et Innocent)每週都為 40 多名種族屠殺的倖存者，和因參與屠殺而入獄的前罪犯們安排會面，以求化解他們之間的矛盾。

當年 200 多萬胡圖族人被指控參與殺害 80 萬圖西族，及溫和派胡圖族人的種族滅絕行經。「蓋卡卡」(Gacaca)-盧安達特有的傳統民間司法法庭-負責進行裁判。但是，很多倖存者無法忍受當年的儉子手重返社會。前罪犯們當初掠奪眾多受害者財物，他們犯下的罪行常是自己所無法償還的。這一僵局也是盧安達社會再次陷入暴力和憎恨的潛在導因。

「弱小及無辜者協會」的 David Bazirankende 描述：「在我們籌辦活動之初，罪犯和屠殺倖存者各佔房間一角，拒絕互相對話。」兩年之後，氣氛改變。屠殺中倖存的 56 歲村民 Mukankundiye 是第一個破冰的人。其他參加者近乎虔誠地聆聽他的表白：「以前我絕不會想接近殺害我家人的儉子手。多虧協會組織的小組活動，我們才得以建立友好的關係。」「弱小及無辜者協會」的活動是一種社會療法：衝破偏見、直表心懷，還有為了減壓的呼吸練習。用盧安達人的話說，寬容和靜心是人們和解的根本原動力。

另外，對屠殺中被劫掠損壞的財產進行重新分配，這也是促進雙方接近的核心因素。對盧安達政府來說，這個問題已經由蓋卡卡民間法庭解決了。而事實上，很多償還協議沒有落實。Eirene Suisse 組織的 Jérôme Strobel 解釋說：「在農村，物質匱乏的狀況加劇了歸還財物而引

發的衝突。」

小鎮的書記員 Athanasie Mukangoga 說，在當地有 605 起圍繞財產歸還而展開的訴訟，涉及 4924 個居民。其中有 154 起裁決還未得到執行。在協會的協助下，村委會正在一件一件的處理。正是工作小組每月取得的一點點進展讓 Jativa Muamzabamdora 最終同意歸還她的丈夫從 3 位村民家搶掠的財物。

在受害者家庭的農田裡定期組織共同農作，這是盡快償還負債的好辦法。Bertilde Mukanyandwi 非常高興終於退還了趁亂偷走的樹木，她說：「幹完活兒，我們一起喝喝啤酒、吃點東西，相互的信任也就建立起來了。」

David Bazirankende 補充說：「鋤頭、鐮刀曾是屠殺中的凶器，一起幹農活可以幫助他們消除對此類工具的恐懼感，而重新把它們當作單純的農用工具來使用。」

即使人們不懈地努力，和解工作的展開依然艱辛無比。儘管憲法自 2003 年以來就禁止了以種族論事，但種族論調卻依然無處不在。另外，鄉下人口過密、城鄉差異嚴重、自然資源匱乏等等都在威脅著盧安達的安定。

如今首都基加利迎來房地產狂潮，而鄉下農戶 Antoine Mdikuyayo 的生活遠不像在安靜丘陵野餐般浪漫，每天最大的挑戰是為三個飢腸轆轆的兒女找食物。但他更願意看到樂觀的一面：「現在我們村子屠殺者的孩子和遇難者的孩子結婚，已經不是什麼稀奇事了。幾年前，這是根本不可想像的。」

### \*本會參訪德國轉型正義設施報告（下）

1989 年末柏林圍牆倒塌，東德一片混亂之際，前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Stasi)想趁亂透過碎紙機、用手撕碎文件來銷毀大批監控資料，在大批東德民眾進入阻止後，終於搶救下大批檔案的故事，已經透過各式報導廣為人知。而透過電影「竊聽風暴」的描繪，世人也意識到，轄有 9 萬名正規職員與 15 萬線民的前東德國安部，是怎麼布下監視六百萬人民日常生活的天羅地網。兩德統一後制訂的《前東德國安部文件法》更是各國處理前秘密警察檔案中最为完善的先例。因此參訪「前東德國安部文件聯邦託管局」BStU(Der Bundesbeauftragte für die Unterlagen des Staatssicherheitsdienstes der ehemaligen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也就成了此行的重頭戲之一。（圖說：當年有超過一萬五千袋等候復原的碎片）



在我們參訪當日，領導託管局的特別委員會主席 Roland Jahn 剛好來館，親自在門口歡迎我們。一個新生的民主社會，該銷毀這些非法情搜的資料，讓社會集體往前走；還是透過保存與應用，提醒後人勿忘教訓，這在當年的德國社會曾經歷一番辯論。幾經折衝與協調，終於立法完成與據此設置的聯邦託管局，任務極為重大，以其道德聲望出任首任委員會主席的高克牧師（Joachim Gauck，現任德國總統）成為委員會的象徵，德國人慣以 Gauck office（*Gauck-Behörde*）來稱呼託管局。（圖說：特別委員會主席 Jahn 在門口歡迎參訪團）



當日由檔案館館長 Birgit Salamon 女士與另位主管 Bert Rosenthal 先生為我們全程解說。託管局的主要任務包括：保管、分析與整理前東德國安部文件；處理公私部門的查閱資料所需；支持、促進與前東德國安部文件有關的政治與歷史教育工作等。當年史塔西建檔的文件達 111 公里長，另有 1700 萬張照片與 27600 份錄音等。自 90 年代開放至今，已經接受超過六百萬人次的查閱申請，託管局在高峰階段僱有近 3 千人，如今仍有 1600 名職員來處理龐大的工作量。

當年從秘密警察手中搶救下的檔案尚未完全復原，展示處留有幾袋碎片及餘燼讓訪客瞭解文件搶救的艱辛過程。此外，在聯邦政府的資助下，託管局也與研究機構合作開發程式，以電腦輔助辨識並復原遭撕碎的檔案，這個艱難的任務預計在 2013 年能有成果。（圖說：當時碎紙機不敷使用，史塔西只好撕碎檔案加快銷毀速度）



時至今日，知名公眾人物曾是史塔西線民或與其有合作關係的新聞，仍不時擾動德國社會；而用以規範檔案資訊揭露的《前東德國安部文件法》也不是僵固的法條，因應時事環境變遷，前後歷經數次修法，力求在加害人與被害人的資訊權及隱私權、歷史責任與公眾反省間取得平衡。反觀台灣，卻將性質特殊的政治檔案與一般檔案同樣放置在檔案法的架構下管理，以致不斷衍生衝突。也因此本會參考《前東德國安部文件法》，正在推動政治檔案特別法的立法工作。這讓館方留

下深刻印象，預祝我們修法順利。

**\* 更多轉型正義相關資訊，請上本會網站 [www.taiwantrc.org](http://www.taiwantrc.org)**